

艾霞:如流星般的影坛才女(下) ◆丁言昭

艾霞爱看书,特别爱看丁玲的作品。当丁玲1933年5月被绑架后,艾霞非常担心她的命运。艾霞准备自编自演丁玲的《法网》。当时社会上流传丁玲已去世,艾霞写了一文《何时何处得见了玲》,大有“恨今生不得相见”之慨。她在文中说:“我自从加入了明星公司以后,就编了一个剧本,名《现代一女性》,自己看看觉得太无聊,太浅薄。以‘恋爱’为题材的,确是太多了。那时我想把握着有意义的人生片断来写一个剧本。一天,无意中发现了丁玲女士的《法网》,我真喜欢得发狂了。这是个好事,那时我决意把它编为电影剧本。”

《现代一女性》是艾霞留下的唯一“电影小说”。这部中篇小说连载于1933年5月22日至6月27日《时报·电影时报》。艾霞同时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,由李萍倩导演,艾霞主演,明星影片公司出品。公映后引起很大反响,好评不断,争议也不断。

《现代一女性》描写房地产公司的摩登女职员葡萄热恋上记者余冷,可惜他是有妇之夫,而且又穷困潦倒。为了资助余冷,葡萄违心地投入垂涎其姿色的房地产经理李史的怀抱,后因为偷窃李史钱财而入狱。葡萄在狱中遇到老朋友安琪,那是一位有着“革命的虔心”的人,在她的影响下,葡萄出狱后走向“光明的路”。虽然该剧的结尾有点牵强,但作者塑造的这样一位人物,却受到越来越多文化研究者的关注。

艾霞遗作《好年头》,其主题与叶圣陶的作品《多收了三五斗》,有异曲同工之处。小说讲述这一年收成很好,但是谷价暴跌,农民反而更加贫困,因而激发了农民的抗争。石凌鹤读了《好年头》,也不得不惊奇于作为电影明星的艾霞能写出这样的优秀作品。

阿英回忆道:“艾霞!在你死前的不久,你告诉我说,在文学事业上,你只是一个开始,要我继续的帮助你。”艾霞在文学上的起点不低,有追求,有抱负,如果不是因为早逝,相信她会成为真正的作家。

一片真情唤不回负心汉

艾霞弃世的时候,年仅22岁。有人分析艾霞自杀的原因有三:一是对爱情的失望,二是生活的压力,三是生活与思想的矛盾。

艾霞是一个情感超过理智的人,人家称她“野猫”,也许就是缘于她在情感热烈时的奔放吧。有人曾经这样形容艾霞,说她的情感往往走向极端:热的时候,似开水般沸腾;冷的时候,如“石膏美人”,一个人对着天空凝望……

艾霞在天一电影公司时,便得到导演李萍倩的赏识。后来由李导演介绍进入明星电影公司,两人经常合作,日久生情,开始同居。艾霞在1933年写过一篇文章《三个宝贝导演》,描述了她先后认识的李萍倩、徐欣夫和程步高。文中写到李萍倩时,流露出钦佩而又亲密的感觉,如“一双晶莹乌黑发亮的大眸子”放出“神秘的光”,在他顽童般的举止中透出“超人的天才”,他聪明、活泼、幽默,有时却受着感情的支配,不快活时会喝酒,但他终究“是一个有经验的导演,他对于每一个演员都很爱护”,细心地指导演员去揣摩角色的性格和心理。

艾霞与李萍倩同居不久,便发现他早有妻室,于是深深地陷入迷惘和痛苦之中。她因为第一次婚恋受到严重挫折,因此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态度,然而这并没有换来李萍倩的真情。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,她与李萍倩的感情危机渐渐被外界获悉,一些小报记者捕风捉影,趁机制造新闻,给艾霞造成很大压力。

特别是当李萍倩的妻子出面干涉时,早已负心的李萍倩竟站在妻子一边。艾霞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,自觉前途无望,精神上难以支撑。1933年的秋天,艾霞到报社去,想把一篇稿子改动一下,结果改了两句,多了三个“凄”字,编辑当时感到“她太消极了,在旁边呆呆地看着他,到现在才明白,在那时她已感到生的无聊了”。王莹在《没有和艾霞说最后的一句话》里写道:“艾霞对我说最爱的人,便是最欺骗我的人。”中国明星的收入远不如好莱坞红星,而明星又不能不进行社交活动,只能硬着



艾霞主演《现代一女性》

头皮去表现摩登。艾霞这个姑娘“自本俭约”,平日不穿什么名牌衣服。有一回,朋友在新光电影院遇见她,看她身上穿了一件半新不旧的旗袍,就问:“为什么如此俭朴?”艾霞回说:“没有办法!”艾霞与姐姐一家人住一起,生活开销由她负责,本来工资就不高,再加上公司的欠薪,更使她倍增“活不下去”之感。

撒手尘世留下无限哀婉

1934年2月12日下午3时,艾霞紧闭前楼的房门,然后吞服了鸦片。快要吃晚饭了,可是艾霞房间里一直没有动静。姐夫觉得不对劲,敲门,没有人应。最后设法把门打开,看见艾霞躺着,立刻打电话给宝隆医院求救。艾霞见了医生,不肯就治,打闹得不可开交,谁知这样一来,吞下的鸦片却吐了出来。

这天是明星电影公司发薪水的日子。艾霞当晚若无其事地到公司去了,家里人很担心她会出什么意外,不到半小时,见她安全回家,都松了口气。不料艾霞死的决心已下定,当天半夜又吞服了大量鸦片,一直到13日早晨才被家人发觉,那时她已因毒性发作而呕吐了好几回。家人立刻将她送到海格路(今华山路)红十字会医院,她没有反抗。为了避免外人注意,用李绮珍的名字,收入二等17号病房。那天晚上,艾霞的病情有所好转。

2月14日是旧年历的大年初一,窗外爆竹声声。躺在床上的艾霞有说有笑,似乎和常人

一样,不过因为服毒后,精神略显疲乏。下午她吃了很多水果。不料到了晚上,病情突变,心力衰竭,虽尽力抢救,终亦无济于事。15日清晨5时她撒手而去,身边只有姐姐一人。艾霞在给父亲的遗书中说:“我这次又受了一次骗,我不能再挣扎下去了,所以我走上了这一条路。”

在此之前,艾霞曾自杀过四次:第一次,在杭州拍《旧恨新愁》时,某天夜晚喝醉酒痛哭一场后,突然跑到西湖边跳了下去,幸亏发现及时,被人救起。第二次,在某君家的亭子间里,服安眠药水,被主人发现,未死。第三次,在马斯南路(今思南路)自己家中,用手触电,未成功。第四次,在新新旅社吞鸦片,经友人发现,立即给她灌肥皂水,将毒排出而获救。

艾霞追悼会在宁波同乡会举行,明星公司的人员几乎都来了,有胡蝶、徐来等,只有艾霞生前挚友宣景琳因故缺席。事后她对人说,那天她在家哭了几小时,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。

追悼会上的挽联无数。其中有一副挽联,道出了人们对艾霞的高度评价和无限哀思:“文苑影坛永留佳作 香花酒国同奠芳魂”。

艾霞死后,《中央日报》《时事新报》《北晨》《大公报》和一些杂志纷纷发表文章,以悼念这位匆匆离去的影星。

1935年春节,联华电影公司出品了《新女性》,由孙师毅编剧,蔡楚生导演,阮玲玉主演。该剧故事大体取材于艾霞的一生,透过主人公韦明明的悲惨身世,揭示了善良正直的知识妇女被欺凌被压迫的命运,控诉了旧社会的吃人罪恶。孙师毅作词、聂耳作曲的主题歌《新女性歌》,更好地突出了影片的主题。可惜另一首插曲《黄浦江歌》被当局删掉。那是用当时风靡一时的《桃花江》的曲调,由孙师毅填词,表达了中国人民进行反抗斗争的心声。

据说田汉写了一个三幕话剧《艾霞之死》,由某剧团排演,后来不知道是否公开演出过。在艾霞弃世76年之后,她的小说、散文精选集《现代一女性》问世。这是对这位影星兼文学新星的最好纪念。

(摘自《上海滩》2016年第4期)

上海童话



陈姿羽

12.日子并不光鲜

在房产公司上班是件非常体面的事。公司在一座装修高档的白色法式小洋楼里,身边的同事不是美女,就是帅哥,一切看上去那么美好。可是一段时间下来,童画发现日子一点都不像表面那么光鲜。

每天到了公司,早上八点半开晨会,大家在售楼处大堂站成一圈,听营销副总监宣读昨天的业绩,拉到客户的同事被表扬,没拉到的点名批评。晨会训话结束后,个人再到自己小组组长的办公室里靠墙站立,销售人员逐个上报昨天的业绩,汇报今天拜访客户的计划。如果谁昨天的业绩没完成,等待他的将是更加严厉的批评,接着组长下发今天的指标,所有人要宣誓完成。

Amanda面对客户的时候面带微笑,而面对下属的时候,立即变成一个泼辣的“那摩温”,常常指着靠墙站的男下属的鼻子骂:“完不成,就滚蛋!”在上海,童画没有社会资源,没有现成的客户,Amanda就让她每天打陌生推销电话。童画从来没打过这种电话,难以鼓起勇气对着电话另一头的陌生人推销,她拿着一本黄页在电话机边踌躇犹豫。

“有什么不好意思的!Cathy,你怎么这么豁不开啊!又不是叫你陪酒,打个电话还这么不上手,销售员都像你这样的话,公司还怎么赚钱啊?”Amanda把电话机推到童画面前,按下免提,随便拨了一串11位数字的手机号码,立即把话筒递给童画。童画无比局促紧张,对着话筒说了声“你好”之后就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了。那边不耐烦地问:“你谁啊?”童画支支吾吾地说“我是……我们公司有人……”还没说出“楼盘”两个字,就听到电话那头骂道:“神经病啊!”然后就是“嘟嘟嘟”的挂机声。Amanda用嫌弃的眼光白了童画一眼,狠狠地训斥道:“你大学怎么读的?连个电话都不会打吗?简直连初中生都不如。你今天必须给我打完300个电话才能下班!”童画在哽咽中又拎起电话,学着其他同

事打电话的样子,按照公司给的号码,硬着头皮打了几百个销售电话。电话那头一听是推销房产的,全都一口拒绝。

不过老实人也会碰到幸运事。那天,一个拎着塑料袋蔬菜的老阿姨走进售楼处,别的同事朝她上下打量一番,见她穿着土气,一个都不愿意搭理她。

只有童画走上前去,问她需要什么帮助。阿姨说:“我想看看房子。”童画热情地问:“阿姨,您想看哪一类房型?我们公司有很多在售的房子,既有正在建造的期房,也有已经建成的精装修房。”阿姨要看:“小姑娘,我都想看一看。”童画于是到柜台里取手提包,准备带阿姨去看房。一旁的同事们露出不屑的眼光,她们窸窸窣窣地低声说着什么,还不时地笑出声来,好像童画是傻子一样。

在房产公司,带客户看房是常有的事情。童画拎着佳莹借她的PRADA包,踩着高跟鞋带阿姨去看房了。阿姨要看楼盘里好几套精装修的样板房,童画带着,耐心地一一给她介绍房型。看完这些,阿姨还要看在建的预售期房,于是童画带她去乘施工电梯上楼去看房。

施工电梯里坑坑洼洼,有很多泥浆,童画踩进去,没站稳,脚下一滑,惊叫着摔倒了,一屁股坐在泥浆上,裤子立即被泥水浸湿了,包包也摔在了另一边。“完了!”童画心里惊叫着。工人和阿姨连忙把童画拉起来,她来不及喊疼,赶紧检查衣服有没有损坏,天哪!只见裤脚被电梯的围栏铁丝勾破了,更恐怖的是,PRADA包也被拉了一个大口子!这些可都是佳莹借给她的昂贵宝贝,现在都被摔坏了,这可怎么办?

童画又尴尬又害怕,着急得眼眶发红。阿姨以为童画被摔疼了,说:“小姑娘,不好意思啊,要不就算了,不看了,你先回去换衣服吧!”童画也想马上回售楼处,可是她不能轻易地放弃客户,多和客户接触,才会有商机,才能积累工作经验,所以她镇静了一下,说:“没事的,阿姨,我继续带您去看。”童画忍着疼痛,坚持带阿姨看完了所有她感兴趣的房型。

回到售楼处,童画赶紧去卫生间清理衣服,同事们看着童画满身泥浆狼狈的样子,嘻嘻地笑着说:“为一个穷老太浪费时间去看房还弄坏一个名牌包,真是没眼力见儿,吃力不讨好!”

10.亲人的感觉

小雨的惊鸿一瞥只有短短数秒,短得来不及仔细看个究竟,也短得不可能让对方注意到自己,但是已经足够让小雨晕眩变色。这短短数秒在小雨心里是一个世纪般久长的惊心动魄和翻江倒海,因为当小雨的余光扫到那条蛇形伤疤的一刹那,她就心跳加速、不能呼吸了。老板娘粗声粗气地叫唤小雨:“不要磨磨蹭蹭,快点给客人上冰水!”小雨根本没有听见,双腿发软像踩着棉花,掉脑袋直往后边厨房里冲,一头撞倒在抓码工小广东的身上,伴着一声呻吟瘫软在地。

整个夏天,小雨频频搬家、换工作,出门即黑超遮面,小小年纪不苟言笑。入秋开学了,小雨离开纽约回到中西部的大学校园后,症状没有减轻反而加剧:任何蛇形标记都令她心悸不已,不能呼吸。这条诡异的毒蛇仿佛着了魔般地长进了小雨的心里生了根:白天它在阳光底下鬼鬼祟祟地如影随行,小雨不敢和陌生人说话,不敢接电话,还疑神疑鬼有人跟踪盯梢。一到深夜,它肆无忌惮地露出狡黠狰狞的嘴脸,猖狂地游进小雨半梦半醒的潜意识,让小雨一次次在噩梦中惊醒战栗,冷汗淋漓。

直到有一天,在拥挤闷热的校车上,她无意中看到一个蛇形纹身,蠕动在毛发茂盛的手臂上,随着巴士有节奏地跳动着,咄咄逼人地向自己的方向爬行。小雨感到无处可逃的恐惧无助,喘起粗气,浑身抽搐,两眼发黑……醒来后自己躺在911的救护车里。医生和颜悦色地告诉她,这是过度焦虑引起的。

往事历历,无数杂念如小鱼儿一样自由自在地游过来又游过去,小雨的意念抵抗了,又顺从了。母亲慈祥的脸庞在背景里时隐时现,还有几时的白色连衣裙在身下旋转,翠绿的荷叶铺到了天边……是母亲的在天之灵冥冥中一次次护卫自己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吧,如今终得尘埃落定,小雨无限感慨,眼眶潮湿了。

最美的一刻来临,整个宇宙悄然沉寂,春花秋叶飘落了,海水退潮了,火焰熄灭了,小鱼儿们一股脑儿地都不见了,游到了藕花深处,游到了时间的尽头,消逝得无影无踪。

小雨的一呼一吸顺畅均匀,心境也越来越趋于平静和安详。

小雨一上楼就听到丈夫在厨房做饭的声音,那是丈夫每晚准时奏响的锅碗瓢盆交响曲。大厨房里洒满了明亮柔和的灯光,空气里飘扬着扑鼻的饭菜香味,那是小雨最珍爱的家的气息、属于小雨的家的气息。

丈夫抬头瞄一眼小雨,问道:“哟,气色不错,在新健身房锻炼得怎么样?”

小雨小鸟依人般的从后面搂住丈夫的腰,脸紧紧地贴着他的背:“太棒了,我们家的健身房是最好的!谢谢你哦。”

丈夫扔下手里的活,转身一把抱起小雨,把她轻轻地放在客厅靠窗的美人靠上。“这个大厨房是咱们劳动人民战斗和生活的地方,领导有了身孕就该呆一边歇息着,你看着电视吧,一会儿大厨就上菜了。”一边猫下身找遥控器。

小雨一把夺过茶几上的遥控撒娇道:“电视不好看。我们晚饭后出去看电影,好吗?”

小雨胸前的深黑色(石榴石项链在灯光下闪烁着红光,映衬出一张绯红娇嫩的美少女的脸,格外惹人怜爱。项链是丈夫给小雨的生日礼物:经常佩戴石榴石可以增加自信、对抗忧郁,愈合创伤。

“好!小雨说看电视就不看电视,晚饭后我们出去看电影。”一个轻轻的吻落在小雨的额头,蜜糖般的甜。

小雨乘势双臂紧箍丈夫的脖子:“还有,以后有了孩子,我保证再也不会发病了!我们两个永远同命运、共呼吸。”

丈夫笑了,脸颊上跳出两个深深的酒窝,左边大,右边小,是小雨最喜欢的酒窝,亲近又可信赖,是真正亲人的感觉。

夕阳给院子里的花草蒙上一层迷人的金沙金粉,神秘朦胧的底色融入夜色中的万家灯火,其中一片灯光就是从小雨家的窗户透出来的,明亮又温暖,和小雨少女时代希冀的一模一样。小雨隐约记起很久以前有一支歌唱道:人生好像是一场戏啊。

明天请看《十八岁的小姑娘去美国·栀子花开》

生死呼吸

十八岁的小姑娘去美国
甜莲子

